



英雄 劫

封仪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www.cflcp.net.cn

英雄劫

封仪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雄劫/ 封仪 著. - 北京: 中国文联

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059-9530-7

I. ①英… II. ①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9843 号

英雄劫

著 者: 封 仪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姚莲瑞

责任编辑: 陈若伟

责任校对: 杨 立

封面设计: 杨 军

责任印制: 周 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062528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chenrw@clapnet.cn

印 刷: 北京京丰印刷厂

装 订: 北京京丰印刷厂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x1000

1/16

字 数: 295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9530-7

定 价: 39.00 元

們曾熟知所以在這今武俠文以
逐漸凋零使義精神逐漸
沒落時代希望這部小說能
重新喚醒大家心目中的正
義之心讓這中華傳統
美德走上網路走進現實

二〇一五年下月並封儀式俠小說

英雄初顯

楊海基



現在很多中青年人都走
讀武俠小說長大的我們中

國人歷來崇尚俠義精神然
而現實中確又有不少人缺乏

俠義精神在網絡上往往是
大俠在生活中却又是冷漠的
路人同時又不斷地會有各種
扶不扶的案例炮轟車禍問我

琴心剑胆入梦来

——封仪的武侠情结

“《英雄劫》写的是元末明初的故事。我是金庸的铁杆粉丝，一直有个夙愿：一旦有机会，一定写一篇类似金庸先生作品的武侠小说，以圆多年来的武侠梦”——本书作者封仪如是说。

侠文化，是中国人文历史中最为个性、最为自由、最为英武、最为信义——当然也最为“无奈”的文化之典型。而武侠小说则是界别于太史公《游侠列传》文字记叙之后，迄今仍可谓之“男人的童话”的文学形式与态度。而在当代武侠小说的作者中，梁羽生、古龙、金庸应是当今中国读者的叹佩仰之之大家，而金庸先生自是这三人之中执牛耳者。

张无忌、赵敏、梁王、沐英、周芷若、黄衫夫人、九阴白骨爪、屠师会、王重阳真人、古墓派、桃花岛、终南山武功……如此诸多人名术语让读者似曾相识又颇感新鲜，在熟悉中又生出了许多陌生间离之感，而马亮这个主人公和《终南遗篇》这部秘籍的出现，让所有熟读金庸先生所著的一十三篇小说后，在老人家封笔43年之后的今天，大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之又见金庸文作之畅感！这也印证了封仪兄创作此部小说的初衷：“金庸先生写就了一十三部武侠小说，令人百读不厌、爱不释手。”我相信会有众多金粉会和我一样，希望先生的新作。无奈金先生封笔多年。权且让我狗尾续貂吧，让我们共同圆这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武侠之梦。”

封仪者谁？山海关外辽西人士也，生就的侠肝义胆。这一点我等难以望其项背，他有凡人不具备的两大优势：一来他自幼拜师习武，二来他小学二年级便成了超级武侠迷。熟读武侠作品，在我看来只能算是入门级；看武侠，说武侠，演武侠，学武侠，方称得上是“超级”！

自中小学时代起，在封仪周围就形成了仗义行侠的小团队，小气场。他从阻强扶弱做起，一直升华到在大学为学生的利益出头领导罢餐，颇有金庸笔下英雄豪杰之气！为此他屡遭报复暗算，险些不能毕业，但他无怨无悔。1988年，封仪闯荡海南，有一饭必与朋友分享；有一屋必与寒士同住。他在示人的名片背面印了六个大字“有困难找封仪”（后公安部门“有困难找民警”的口号确有抄袭之嫌）。与其说这是名片，不如说是一个当代武侠的英雄帖！40年来得封仪各方面帮助的人不可胜数。这是今天封仪朋友满天下人见人爱的原因所在。

金庸大热，正说明侠义在当代已成国人软肋，“路见不平绕着走”“友情亲情不

如狗”已成社会新常态。网络上,餐桌上,满眼望去都是装腔作势的入门级“金迷”高谈阔论,像封仪这样上到“学武侠,写武侠”境界的人则万里无一。

为封仪,可喜;为世事,可叹!

人常有“侠舌”,而封仪独有侠骨。这位上世纪70年代末“大外”(大连外国语学院简称)日语系之高材生,上学不守规矩,被处以开除学籍留校查看一年的处分。毕业几年后,为自由与梦想,南闯海南,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批投身者与见证人。自九十年代封仪从海南进京,坐拥小院、立望京城,又豪敞宅门,呼朋唤友、迎士待贤,他的“风仪坊”,也成了朋友心中的一处品茗论道,共话英雄与桑麻的雅聚之处。为人仗义,处事豪爽,侠士风范,琴心剑胆,也是朋友们喜他敬他的原由——而在我的认知中,封仪兄即有孟尝君的情怀大志,广结天下志士、贤达;又有蒲松龄的聪慧、勤逸——朋友的经历、兼听的故事,加之他自己丰富传奇的人生,揉杂发酵,在他那颇显“气源”的便便大腹之中,酝酿了许许多多的“好故事”,我听他讲过《海南往事》、《澜沧之恋》、《娱乐圈》、《龙》等许多小说、戏剧、电影的故事,娓娓道来、滔滔不绝,情节、结构和人物性格皆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起伏不绝、欲罢不能……于今,捧读这本他谓之“续貂”的《英雄劫》,又让人在阅读的境界中对驾驭文字的他,产生了一种“金粉”的共鸣和“文学老青年”的认同:此书叙述方式与风格力仿金庸先生法度,而开发的后续之故事又让人耳目一新,有之前的期待、现下的满足,更有《英雄劫》之后的盼望。封仪秉承的是优秀武侠文学作品之传统,人物讲善恶、结局讲因果、武功讲实力。书中种种武功之较量,出手有路、对打有考,屏蔽了鲁迅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即所困恼与不屑的“神魔化”之武侠小说的弊端与风气。用现下影视作品的评估,即是成龙、李连杰等人的真实功夫而没有用“威亚”(吊钢丝特技)。故事如此、人物如此、文学追求亦即如此。

司马迁在《史记》中充分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信哉,当今作者封仪兄之文学情怀亦应此论。而琴心剑胆的境界又对当代封仪的人生追求又多了几分温度与柔情。

《英雄劫》的故事与情节之优劣,全赖各位看官评点。我之不多议论,是怕在此有所“剧透”,提前结构了情节。但有一点我可承诺:此书一出我即找机会先替作者呈奉金庸先生一睹一晒,并择机引见结缘。其次,作为读者与从业者的经验,我真切盼望这部小说尽快地改成剧本并通过二度创作成为金粉们和观众们共同期待的影视作品——《英雄劫》,真有戏!

中央电视台 张子扬

2015年1月7日

目 录

第一章	隐居田园闻惊变 江湖难挡勇少年	1
第二章	危机中侠肝义胆 有缘人终会相见	27
第三章	一战江湖美名传 再遇险侠女挥鞭	57
第四章	八方风雨汇云南 英雄险地相见欢	93
第五章	江湖怪客频试手 好儿女情窦初绽	129
第六章	玉女心经初展现 灵蛇指对七伤拳	159
第七章	入虎穴把军情探 比武擂台议江山	203
第八章	泛舟湖上奇女现 比武擂台议江山	215
第九章	一阳指江湖再现 华山点苍伯仲间	245
第十章	文争武斗显身手 五毒圣物江湖现	273
第十一章	胜负生死悬一线 独步天下美名传	305

第一章 隐居田园闻惊变 江湖难挡勇少年

五月的江南，是宛如图画的。太湖四周群山环绕，在那山中散落着无数小小的村落，安塘村就是其中之一。二三十户人家傍水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宁静的生活像是亘古从没有打破一样。

“爷爷，亮儿练完拳了。”

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擦着头上的汗水，来到大树下的躺椅旁，端起早已准备好的茶碗就要喝。

此时躺椅上明明已经熟睡的老者，突然抄起放在胸前的蒲扇向少年端碗的右手脉门斩去，那少年似是对这种突然的袭击早已惯熟于心，并不惊慌，左手向外一翻，快速探向老人拿扇子的手腕，拇指和食指中指微微屈成钳形去扣老人的脉门，这一势竟然是极高明的擒拿手法。老人口中发出一声微微的赞许之声，蒲扇在半途中极速地划了半个圆圈，点向少年攻来的左手手背，少年翻手去拿老人的蒲扇，老人眉头微微一皱，只觉少年这一招过于托大，若是敌人使用的是锋利的刀剑，这一招拿捏敌人武器锋刃虽然巧妙，但是他年少力弱，功力尚浅，若是敌人武功高过他三分，那他的手指必然被兵刃削断。老人有意加以训诫，当下蒲扇并不变招，往前切下，那少年没想到爷爷招数不做变化，头脑中原来想好的几个后招全数落空，眼见蒲扇劈来劲风袭面，不由得心中微微一紧，本能的使出一记怪招，只见他将中指食指蜷在拇指之下，迅捷的向外弹出，嗤嗤两缕几不可闻的破空声响袭向蒲扇的扇面，人已借着机会向后闪出两步，逃离了老人蒲扇的范围之外。

老人突见少年使出这一手怪招，心下猛地一惊，同时就觉得蒲扇上传来两下轻微的颤动，再看时，那蒲扇已经被少年的指力戳了两个小洞——这一招自然是老人从没有教过的古怪招数，不然以这老人的本领而论，虽然此招高明的紧，却也因为少年出手火候不到而难以化解老人的攻势。

“亮儿，你这一招是谁教给你的？”

老人脸上难得的现出了威严的神色。少年没想到爷爷竟然如此疾言厉色，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一步，口中诺诺连声：“是，是我跟后山秀哥儿比试的时候学

来的。”

老人一听，脸上顿现讶然之色，想不到这宁静的小村附近，竟然还有如此武学高明之士？

这老人名叫马博，祖居此地，十年前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婴儿回到安塘村，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多了，好在当年的亲戚还剩下一位堂哥收留了他们祖孙二人。五年前堂哥一死，小小的院落就只剩下马博带着孙儿马亮了。这马亮虽然年纪幼小，但是他自小跟着爷爷长大，学得一身武艺，轻易几个壮汉也近不得身前。这太湖边上虽然山岭不少，但是多是秀静的青山矮岭，并没有什么凶猛野兽，因此马亮十二岁以后便经常进山打柴，马博初时还暗中跟随保护，及至后来亲眼见到马亮三拳两脚赶跑了一只野狼之后，便放心他一个人随意出去了。

马亮在爷爷的追问下，将自己和秀哥儿认识的经过讲了一遍，却原来马亮自幼跟着爷爷相依为命，懂事极早，又加上常年习武手脚强健，村中偶尔相约一同去打柴的少年跟他比起来自是慢了许多，因此他经常一个人早早砍了柴，束作一担，那些同村的少年却也不敢动他放在地上的柴担，他便自顾自跑去山中随意玩耍。

一日，马亮在山中忙着追兔捕鸟，突然见远处有一个跟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锦袍少年正在聚精会神的要去扑一只巴掌大的翠色螳螂，却没注意到脚边一条尺许长的灰色小蛇正跃跃欲起。马亮常年在山中，自是知道那是被乡下人惯称作“土条子”的毒蛇，虽然比不得金银环蛇那般剧毒，可是被咬一口却也性命攸关。于是，马亮张口大叫一声：

小心！

谁知道那锦袍少年竟似恍若未闻，依旧将注意力集中到那螳螂的身上。就在此时，那灰色小蛇猛地尾巴在地上一弹，身子射起四尺左右，照着锦袍少年脖子就咬，马亮吓得啊的一声大叫，再也不敢去看。耳边却没听到以为该有的那声惨叫。

马亮睁眼去看时，才发现那少年已经向旁边跳出了八尺，那巨大的螳螂却已经伸出两臂将小蛇七寸牢牢的钳住了。

马亮从没有见过如此巨大的螳螂，更没想到这螳螂竟然能将毒蛇制服，正看得惊讶之际，那锦袍少年已经飞身跳了过来：

“谁要你多嘴！”

话音还没有落地，一拳已打向马亮的面门。马亮跟随爷爷习武多年，眼见对方来势迅猛，竟然也是身负武功的样子，当下连忙伸左手去搭少年打来的一拳，右手一个单撞掌反击少年胸口。那少年一见马亮的招数也不由的一愣，没想到在这山中竟然遇见了会武的对手，俩人年纪相若，又是初逢对手，当时不由得都起了好胜

之心，顿时忘了旁边的螳螂和毒蛇。拳脚嚯嚯你来我往地打了起来。这一动手，俩少年心中都暗暗一惊，想不到对手的武功竟然不弱，自己平时跟着家人勤加苦练，本以为出了门后自然可以有一番作为，却没想到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就跟自己打了个旗鼓相当。

马亮施展的是爷爷传授的七十二路嵩阳掌，虽然内力不足，但是拳脚大开大合，却也颇具声势；那少年的武功却轻灵飘逸，指掌戳拍快如闪电。时而脚下连施钩挂腿法，在马亮周围直似走马灯一般不住闪动，好似落英缤纷。马亮的招数施展起来虽然犹如暴风骤雨一般，可是却也无法将其逼退，如此不下五十招后，马亮心中不由得急躁起来，手上招数一变，大喝一声，翻腕擒拿，施展开金丝缠腕擒拿手，以快打快，要跟那少年近身相搏。那少年见马亮的招数变化，每一招都擒拿自己手脚关节之处，虽然拳脚出击范围缩小，可是威力却陡然提升，当时也喝彩一声“来的好！”遂变掌为爪，也施展出一套擒拿手法来。俩人虽然招数不尽相同，但是出手之快、劲力之足却各有奥妙，极快地过了数招。

突然，那少年使出一招探骊得珠，右手五指猛扣马亮的咽喉，马亮手疾眼快，也同时施出一式分筋错骨手去扭少年攻来的右手。就在此时，远处猛然一声清喝：

“住手！”

话音未落之时一缕破空之声响起，少年和马亮俩人刚要碰到的手边只觉得一阵疾风掠过，身后一株小树树干上发出咄的一声清响，少年听声连忙向声音处奔去，马亮站在原地，再看那小树上，竟然有一枚细小的石子半嵌在树干之内，来人手上劲力之强实在令人骇异。

再看那来人，却原来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人，只见她身上也是一套颇为华贵的锦袍，容貌甚是清丽，手中提了一个银丝编成的小笼子，冲着地上发出噓律律的一声口哨，那巨大的翠色螳螂将翅子一振，跳起跃回了笼中。再看那土条子小毒蛇，却已经被螳螂将那脑骨击碎，死去多时了。

那妇人收了螳螂，脸色一沉，冲那锦袍少年道：

“你怎么敢偷偷跑出来与人动手？若是拳脚相向也就罢了，这擒拿手岂是轻易施展的？一个不留神伤了人，你要如何挽救？”

马亮一听夫人教训那少年，不由的脸上一热，刚刚是自己久战无功这才情急之下施展擒拿手的，自己平时也听爷爷讲过擒拿手这门功夫动辄伤人关节，过于毒辣，不是遇到真有冤仇的人绝不能轻易施展。可是自己平时跟爷爷练习惯了，今天不自觉的施展开来。那妇人的话虽然是教训那少年的，却也说中了自己的心事，眼见那少年在妇人面前不敢回言，他跟那少年虽然刚刚打了一架，却并无什么过节，

自己也不免有些不安。当下，马亮往前走了两步，冲着那妇人行个礼：

“这位婶婶，您莫怪这位兄弟，刚刚实在是我先用擒拿手的，这位兄弟出于自保这才也用擒拿手跟我拆招。”

那少年没想到马亮竟然替自己开脱，顿时眉开眼笑，冲着马亮眨眨眼，就势向那妇人撒娇道：

“可不是嘛，娘亲您又不教孩儿这门弹指神通的功夫，遇到别人使擒拿手，孩儿为求自保，当然只好也用擒拿手法应对啦。”

那妇人果然是少年的母亲，她先向马亮一笑：

“小兄弟，你的功夫可俊的紧哪”

接着扭头瞪了少年一眼，道：

“还敢顶嘴，人家好心提醒你防备毒蛇，你却不识好歹的跟人动手，这总不是冤枉你吧？”

少年撇撇嘴：

“是他那么一喊，令我错过了捉玉螳螂的机会，我身上有雄黄珠，这小蛇算什么？”

那妇人一听此言，不由的一声厉喝：

“住嘴，人家这位小哥哪里知道你不怕毒蛇？他出于一片好心，纵然惊走了玉螳螂又算得了什么？”

妇人态度一变，顿时吓得少年唯唯诺诺不敢顶撞，只在口中喃喃地道：

“那玉螳螂不是您找来要与杨家阿姨赌赛的吗？孩儿这才如此珍视啊。”

那妇人哼了一声：

“哼，这时你偏又知道我这玉螳螂何等珍贵了？那你为何竟然偷偷拿出来玩耍，若不是我及时赶到，就算这位小哥儿不喊你一声，你却又哪里还捉得住它？”

听到这里，马亮才知道原来是这少年偷了母亲要跟人打赌用的玉螳螂出来玩耍，不小心被它逃了，刚刚正是在那少年在捉回去的关键时刻，被自己给打扰了，一想到原来自己好心作了错事，不由的他脸上一红，冲那妇人和少年一拱：

“这位婶婶，看来是不明内情，您莫怪这位哥哥，马亮给您赔礼了。”

那妇人听了此言，微微一愣：

“哦，你果然姓马，看你的招数巧妙，我就认出是太湖马家的绝学，想不到三十年前马家一场大灾之后，还有如此传人，真是幸事。”

马亮以前听爷爷说起过三十年前马家乃是太湖边上有名的武术世家，只是后来一场瘟疫过后，方圆数百里病死的人不计其数，马家虽然习武强身，但人力有尽

时,灾难原是难以捉摸,家中十几口竟然难以幸免,只有马博当时身在云南梁王府当差逃过瘟疫。今天听这妇人一口道出自己出身来历,心中不免难过:

“这位婶婶,莫非您是我家的故交不成?”

那妇人摇了摇头:

“那倒不是,我夫家姓林,你叫我林大婶便是了,你这胡闹的兄弟叫秀哥儿,夫家原是跟江南武林中人数代交好,当年曾听先夫说起江南的高手之中,论起擒拿手,当属太湖马家三十六路金丝缠腕为最。听说有一位马博老前辈后来拜在点苍派云雾真人刘玄机门下,学得点苍派的内功心法真传,擒拿手上的功夫更有精进,看小哥刚刚几招可谓后发先至奇巧狠辣,莫非便是他的嫡传么?”

“那正是我的祖父。”

林大婶一听此言,眉头不经意间微微皱了一下,却也没多说什么,只是感叹了几句马家当年不幸的遭遇,又说了些勉励马亮的话,便带着那秀哥儿转身走了开去。

马博上代乃是附近有名的武林大家,虽然后来家中遭逢变故已经没落,但是在村人眼中,却依然受到尊敬。而马博这么多年走南闯北,见识非凡,因此村中有了事情的时候,不免都将之认作是主心骨,此时外面出了事情,大家自然向他来报告,马博一听,只好带着孙儿一起出了门,顺着人声望去,只见门口不远处围了不少人,正小声的议论着,一见到马博来了,众人自动往两边分开,马博向众人围观的场内一看,顿时惊呼了一声:

“卢勇!”

当时也顾不得周围都是村民,一个箭步腾身落在场内,在众人惊呼声中抱起了躺在地上的中年人。

马博一抱起卢勇,就觉得他身上触手火热,却一点汗也没有,再一探鼻息,只觉得触手处已经气若游丝几不可辨了。凭他多年的江湖经验,自然猜到卢勇可能是中了毒,于是赶紧从怀中掏出自己配制的解毒伤药喂入卢勇的口内,伸手在他百会穴上轻轻按摩了两下,卢勇缓缓睁开眼睛:

“啊,马大哥,快,快……”

颤抖的手向怀内摸索着,马博赶紧向他怀内掏去,却什么也没有。卢勇见此情景,不由的大惊,心神震荡,顿时又昏了过去。马博见此情景,不能在外施救,赶紧抱起卢勇向周围的村民道:

“乡亲们,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远道而来,路上感染了风寒,急火攻心才晕倒在这里的,大家不要看了,回去吧。”

马博在本村素有威望,村民又见那人果然只是昏倒并非死了,当下纷纷离去。

马博将卢勇抱回家中，吩咐马亮赶紧烧开水，自己将卢勇放在床上，撕开他胸前的衣服一看，只见右胸口上乌黑的一片，显然是被黑沙掌毒杀掌一类的重手法所伤。马博不由的眉头微蹙，暗想这卢勇跟自己相识多年，都是梁王府中的高手，他这一身外门横练功夫颇为不凡。若不是早年受过梁王救命之恩因此投身以报的话，凭他的三十六路开山掌和五虎断门刀的本领，在江湖上足可混的风生水起。可从他身受重伤的情形来看，出手的人不但功夫在他之上，这掌上的剧毒也是非常了得，有这种身手的人，怎么会和身居云南梁王府中的人结下梁子呢？

此时卢勇在昏迷之中，牙齿咬的格格作响，那自然是这一掌重伤所致。马家的擒拿手法号称江南一绝，一般说来，擒拿高手自然也是治疗跌打内外伤的名家，再加上马博在云南多年，对各类用毒解毒的方法颇有心得。此时虽然眼见卢勇受伤颇重，却也并非无救，当下从床底下扳出一个药箱，命马亮将开水打来烫热烧酒。马亮只见爷爷在床边手指异常灵活的不住抖动，连指带点卢勇心口附近的穴道，继而用烧酒不住的擦洗了卢勇的胸口后，用中空银针在卢勇乌黑的伤处轻轻刺破皮肉将毒血放出，待那黑血渐渐泛红，马博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此时卢勇已经醒了过来，刚要说话，马博连连摆手：

“莫言语，你这毒才解了一半，内伤也极是沉重，到现在终算是能够保住性命了。快些休息，我去配些药来给你慢慢解毒疗伤。”

卢勇却不肯休息，在床上挣扎着挥手道：

“不，马大哥，别管我，你，你快回王府吧，王爷有难了。”

此话一出，马博脸上不由的神色大变，手中的银针掉在地上，连忙握住卢勇的手：

“你说什么？”

卢勇被马博这么用力一握，额头上冷汗顿时滚滚落下，马博一见这才醒悟，连忙运功将一股内力缓缓注入卢勇体内助他平复剧痛振奋精神。好半天，卢勇这才脸上有了血色，缓缓地道：

“马大哥，自从十五年前你突然离开之后，王爷对你极是牵挂，只是那时候天下大乱，除了咱们王爷在云南固守之外，各地都是兵荒马乱的，王爷虽然几次派人出来寻找你的下落，却也没有任何消息，也只好暂时罢了。”

马博心中不由的一酸：

“卢兄弟，我当初为了寻找失散在外的儿子向王爷辞行北上，花了半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他，可是，可是，那却是我见到他和我那、那可怜的儿媳的最后一面……”

话音未落，只听见当啷一声响，马博回头看去，却原来是马亮端了新泡的茶水

进来，猛然听见爷爷说的话，知道那所说的儿子和儿媳正是自己的父母，当下眼泪猛地涌满了眼眶，手中茶壶摔在地上顿时粉碎：

“爷爷，我爹，我娘？他们，他们……”话到这里，却早已泣不成声了。

马博叹了口气，过去抱起蹲在地上的马亮轻声安慰道：

“亮儿，莫哭，你爹娘的事情，我等一下再慢慢说给你听，此时爷爷在跟人说的是公事，你且将咱们的私事放在一边，不可因私废公，乱了规矩。”

马亮一听这话，却也知道爷爷说的在理，只是他从小总是追问爷爷自己父母的事情，爷爷总是说等他长大之后自然告诉他，今天陡然从爷爷口中听到自己的父母多半已经不在人世，怎能抑制住心中的悲苦，当下只是含着泪水将头点了点，终于没有忍住，眼泪再次夺眶而下。马博刚要加以安慰，马亮已经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向外奔了出去。

卢勇见马亮小小年纪如此痛苦，忙叫马博出去追他回来，马博却摇了摇头：

“让他先发泄一下吧，卢兄弟，你且说王爷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你又是怎样被人打伤的？”

卢勇见马博坚持要听，自己又是专门为此而来，当下也只好勉力将事情前后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

“就在三个月以前，咱们王府内邓大海邓护卫和王爷重金礼聘来的几个武林高手，发现府内开始有夜行人的踪迹，虽然来人是什么路数还不能确定，咱们的人已经暗中跟前来夜探王府的几拨人交了手。

我当值的那天晚上，已经是第三批夜行人潜入府内了，由于有了头天晚上当值护卫的警告，我在那晚上带领护院的武师巡夜时分外的小心。那天晚上，从后花园越墙进府的夜行人，比头一天来的人更加猖狂，不但人数足有七人之多，而且其中三个竟然并不穿夜行衣，一身飘飘大服就从墙外飞跃进来。”

卢勇说到这里，马博眉头开始皱了起来，寻常的夜行人为了隐藏身份必然身穿夜行衣混在夜色之中，可既然有人敢身穿便服前来，那自然是对自己的武功十分有自信了：

“卢兄弟，你可跟那些人交手了么？情形怎样？”

卢勇喘了口气：

“我那天晚上因为多喝了两杯茶水，到了后花园东门的时候突然想要方便一下，因此就叫其余人先往前走。结果就在我从茅厕出来时，正好看见那七个夜行人进来的情景。当时我仔细盯着那几个人，才发现那三个为首的便服敌人竟是女子，只见她们身法轻灵，兔起鹘落，几个纵跃便来到了一座假山之下，那其余的四个夜

行人身手也是不弱，不过看起来，那三个女子和这四人虽然同路而来，却并非是一伙，两拨人各自找了藏身之所，像是等着府内巡逻的士兵走过之后再行动。”

“嗯，敌人虽然不同路，但是既然同时到来，想必也是目的相同，只怕七个好手联合，咱们府内一队巡夜的人手要将人家全部拿下还是有困难啊。”

马博根据当年自己掌握的王府虚实做出了判断。

卢勇脸上不由一红：

“惭愧，马大哥，由于那几天王府不安定，赵明远赵大哥已经给我们增派了一组好手，而且我们还有王爷请来的野马寨的贺彩帮忙，可是对方点子着实的了得，最后还是让他们走了四人。”

马博听说野马寨的人也被王爷礼聘前来，不由心中一动：

“贺家兄弟号称云南四猛，个个都是外门功夫的好手，贺彩的膂力过人，跟你的武功难分高下，以你二人的本领带领双倍的人手，对方还能逃去四人，那确实不容小觑，卢兄弟，你且细细将当时的情形道来。”

卢勇为人坦率，在马博面前并不隐瞒：

“当时我从敌人的行动上看出对方武功虽然不弱，但是我们这面也颇有几个硬手，当时，兄弟们正从远处往回折返，我在这面正好可以跟他们来个两面夹击，于是我就等兄弟们往回走到距离假山不到三丈的时候，大喝一声下面的好朋友，别走了。遂快步奔向假山。兄弟们听了我的讯号，自然一拥而上，只听假山黑影下一个清越的嗓音喝了一声动手，那三个女子已经抽出长剑，向冲过来的几名兄弟疾刺。另外四个身穿黑衣的夜行人也纷纷拉出刀剑动起手来。我距那还有一段距离，边观察边快步赶去帮忙，发觉那四个黑衣人武功显是华山派的路数，而那三个女子剑术虽然颇为犀利，但是招数却极为驳杂，时而用几招越女剑法，时而换做少林剑法，间或穿插一两招昆仑、点苍等门派的招数，可是每一招却好似差了些许的火候，看来是在故意隐藏自己的本门武功。马大哥，你见多识广，可能猜出对方的路数吗？”

马博一笑：

“卢兄弟考校老哥哥了，你刚刚所说的招数，江湖上流传颇广，对方既然刻意隐瞒，即便是看来很熟练的华山剑法也有可能造假，何况那几个女子招数驳杂之极，我若在当场细加揣摩或许能有些头绪，可是……”

“是，我当时也很吃惊，咱们云南境内的武林门派虽然也颇为不少，但是由于地处天南，近年来天下又纷争不定，平时跟中原武林各派联系却并不多，像华山派这样名声赫赫的大门派，平时也很少有踏足云南的，今天竟有华山派好手潜入王府真是令人费解。又何况那三个女子功夫显然更比那几个华山弟子高明，三十来人围

攻七个夜行人，倒是那三个女子身法迅捷剑术巧妙的稍落下风。”

卢勇说到这里，长叹一声，

“马大哥，平时兄弟我自觉自己的武功也不弱，可是当天晚上我在当场却一点便宜也占不到，实在是惭愧啊。”

说到这里，他细细将当时的情景向马博细说。

当时，卢勇几个起落来到场内，伸手一探，左手一招单掌开碑猛击其中一名女子肩头，右手乘势去抓她握剑的手腕，这一招正是他平时的得意功夫，本拟自己突然下手定然成功，却不料那女子手中的长剑突然一抖，长剑竟然剑尖向上翘起半尺，直点卢勇拍向自己的左手肘际。这一招看似要跟卢勇两败俱伤，其实她宝剑远较卢勇双臂要长，自然先点中卢勇，那时卢勇左手被废，自然不能击中她的肩膀。而卢勇右手纵然是擒拿招法，却也必然受到影响，毫无威胁可言。卢勇没想到自己百发百中的双手合击竟然被这女子轻易化解，不由的心中一凛，好在他武艺极是精熟，又早有后招待用。见此情景并不变招，只是左手腕猛地向内一翻，已自袖内抽出了一截极为锋利的短刀，刀锋一闪，铮的一声跟那女子的宝剑相碰，那女子没想到对方变招奇速，手上的劲力又是非同小可，口中咦的一声，身子向后退了半步，宝剑向着卢勇轻轻的挥了数下，三五道剑花护在了身前。卢勇却并没后退，身子借着刚刚一击的势子往前一递短刀，迎着女子的剑招也击出了几记快刀，铮铮铮的几下碰撞，卢勇就觉得对方虽然是个女子，可是内功着实不弱，自己虽然膂力占着优势，可是那女子的剑上传来的劲力却扎实绵密，丝毫不落下风。卢勇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梁王府内当差，遇到真正对手的机会并不很多，平时与人动手多是点到为止，今天遇到敌人功夫不弱，顿时激起了好胜之心，猛地大喝一声：“好，卢某人再领教阁下的高招！”手中的短刀向前一探，身随刀起，右手也施展开三十六路开山掌法，虎虎生风的攻了过去。原来他虽然是五虎断门刀中的高手，所用的刀却并非普通的长厚笨重的大刀，而是在一口只有一尺三寸的短刀上下了十年的苦工，刚猛雄健的五虎断门刀法融合在短刀之内，确是占了一寸短一寸险的评语，施展开来刀刀狠辣。再加上他的开山掌法也走的是纯刚猛的一路，两下配合之间，近身搏杀颇具声势。那女子似乎没想到卢勇的武功如此威猛凶险，手中的长剑不由的招数有些散乱，若不是她轻功趋避极是灵便，险些被卢勇逼得手忙脚乱，虽是如此，却也被卢勇的几记快攻占了先机，只好采取守势见招拆招。

这样一来，那女子渐渐处于下风了，卢勇的招数威猛，后劲儿却足，而那女子虽然内力不弱，但气势上已经输了，又因女子先天内力吃亏，已经开始微微现出颓势。卢勇见此情景，不由的心中暗喜，猛地将手中的短刀疾刺那女子的手腕，就在女子